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珍寶部一

寶金

寶一

增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原爾雅曰琛寶也

美寶為琛

增書盤庚曰無總于貨寶

又旅獒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原禮記曰南宮敬叔

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

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增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原左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

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

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增國語曰晉定公享王孫圉

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有澤曰雲夢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原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以求福

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

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

不懌而去

增又曰秦逐客李斯上書陛下致崑山之

玉有隋和之寶佩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

下說之何也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

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為國名 元史多羅台疏曰為國

以善為寶凡子女玉帛及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賣寶中賣以虛國用其辭剴切當時稱之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

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原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

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
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增呂氏春秋曰世皆
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陸賈新

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原淮南子曰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考瑕
累也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類絲
結也

其

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

賢乎天下則難矣 增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

飢不為寶非國之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

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原地鏡

圖曰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增又曰視屋上瓦無霜其下有寶藏 晉郭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中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為獻者惟馬不可缺餘皆却之 又曰元成宗時賈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

十萬錠酹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含之則不渴斂面而
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
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
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
於彼乎 又曰明穆宗隆慶中諭買猫睛球寶石科臣
魏時亮言猫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
之膏血乎上命罷之

寶二

原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
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玉 公羊傳
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曰
盜竊寶玉大弓 增史記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
寶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
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原謝承後漢
書鄴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增後漢書
曰帝召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

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原晉安帝紀曰桓玄尤

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增晉中興書曰姚萇

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

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為

賢故越諸兄立為嗣子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
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 明皇雜錄曰公主

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鑲子帳皆希代之寶
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
見孟昶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

元史拜珠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
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愠 又伊埒默色傳至元九年
奉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

又圖圖爾哈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寶金壺盤盂各一

寶三

增懸衢

挂屋

上詳前一邑貴人寄寶貨因市奴婢泰皆挂於壁

魏志曰陳泰為中郎將京

及徵為尚書悉以還

變土

滿牀

晉書桓玄為劉裕所敗殷仲文隨玄西走其寶貨悉藏地

中皆變為土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即起顯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

齊歸

楚與

左傳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

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

之

薦國

希代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璞良工修之則為薦國之寶

下詳前二

折枯

照影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墻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

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又曰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索耳

妝闌

元史岳璘特穆爾傳本回鶻人時西契丹方強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驕恣岳璘

率衆斬之左右有疾其功者譖於其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璘匿之急索勿失王怒索寶甚急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太祖唐書貴妃專寵玄宗賜楊國忠木芍藥植於家國忠乃以百寶妝飾闌楯以貴重之

秦將

賜隗囂

漢書沛公入武關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賈豎子易動以利令鄢食

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欲連和後漢書世祖遣衛尉鉞期持珍寶繒帛賜隗囂

寶四

增賦唐謝觀以賢為寶賦曰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
逾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吐清詞之燦燦心
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徒美其色映層闕光
能耀夜殊不知寸陰逾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籛之價所
以愛茲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
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

金一

原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為長久埋不生百陶不

輕四方之行也 增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

也 原周易曰乾為金 增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 原毛詩曰大路南金 謂荆揚所貢 增又曰如金如

錫 原尚書洪範五行曰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增又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 周禮

考工記曰攻金之工桀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

聲臬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 又云凡鑄金之

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氣次皆火候

原爾

雅曰黃金謂之盪

音蕩

其美者謂之鏐

音留

餅金謂之鈹絕

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鏐即紫磨金也銑最有光

澤也

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

物三

合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

又曰四裔賓服則金勝土

周易參同

契曰黃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

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增廣雅曰金神謂之清

明原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

泰山見黃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今更黃金為麟趾裏

蹄以協瑞焉

獲白麟有馬瑞故鑄金如麟馬以協嘉瑞也古有駿馬名腰裏赤喙黑身日行萬五

千里也

又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

子一經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為名

食貨志曰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後漢書曰

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

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

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枝豆國

出金銀河鉤羌國出金珠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
出金人王者有厚德則遊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
浦 增唐太宗紀曰金在鑛善冶鍛而為器 又德宗

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朕仰企前王思齊
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為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
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
心耶其金坑任人折剗官不得禁之 宋三朝聖政錄
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為難得之貨

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原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增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

躍曰我且必為鏐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又曰至

仁無親至信碎金 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

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

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

金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淮南子曰玦五百

歲生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

玦石也中
央數五故

五百歲一化頌音湖

貢反頌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

一斤為一金 增傳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

定矣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風俗通曰衆

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

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為衆口鑠金 白虎

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

也 原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增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

不宜妻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原異物志曰狼臙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嗅
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為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
甚瑰壯以金為鑠絆 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
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
此潭獲一金鑠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
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鑠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

尺潭瀨以此取名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

礦 林邑記曰上金為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增唐六

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

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口金曰圈金曰貼金

曰嵌金曰累金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金遇鉛則碎

魯應龍括異志曰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

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

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續文獻通

考曰元雲南省參政齊喇上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
令旁近民煉以輸官從之 又曰中統二十八年罷淘
金提舉司 又曰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金有
常例

金二

原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漢武內
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
金之綦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

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
壁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女

傳曰秋胡子既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旁有一美
婦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
笑曰嘻夫采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
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
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
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

也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遺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黃金為鳧鴈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

請見之賜金壁數千萬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

主徧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
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書曰梁孝王未死時金

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
疑謝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

曰疏廣徙為太傅頃之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續漢書曰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
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
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
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置
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
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
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邠原別傳曰原以
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

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守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却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閑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為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

聞之哀泣 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

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益部耆舊傳曰王忱請師於客

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忱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
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
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
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
見曰真盜矣忱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
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

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
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
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
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
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
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
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
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

生含明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
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
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
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氈
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
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
二十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

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

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

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
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

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

孫氏覩二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葛洪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增宋書曰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

餅金求間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廬陵王

續之子應不慧王嘗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為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

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為

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

書曰開元中杜暹為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齎金以
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
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

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臯各齎
生金丹砂為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
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

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

曰此海物必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

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

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

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

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

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

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
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
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
以為意我有黃金藥堞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
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
侍食如所誠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
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
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

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 元史杜瑛傳曰術者言

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

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又特烈傳曰帝勅所受海

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寶

傳曰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

人請中分笑而遣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叙

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

巷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

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圃
雜記曰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
賫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啟題詩其上還之曰蕭蕭
行李向東還要過前塗最險灘若有贓私併土物任他
沉在碧波間

金三

原紫光

赤氣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

狀如印齒

地鏡圖曰

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大上赤下青也

鳴山

耀室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崔鴻後燕錄曰董

統上言於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

照魅

抵鼃

王拾

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丹矣百鍊可為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前二下詳

絨書

封璽

尚書曰武王疾周公作金滕孔安國注云為請命之書藏之於

匱絨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春秋運斗樞曰舜為天子東巡黃龍負圖置舜前圖以黃玉為桺黃金為繩封

兩端詳龍

探鳩

化鵲

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畫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

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鈎

馬詳鳩

又曰常山張顗為梁相有鳥如山鵲飛墮地即化為一圓石顗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蓬萊觀

崑崙臺

列子曰夏革謂殷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

曰岱輿

二曰方壺

三曰員嶠

四曰瀛洲

五曰蓬萊

其上

高觀皆金闕

閼令內傳

老子與尹喜登崑崙臺

上金臺

玉樓七寶宮殿

晝夜光明

乃天帝

四王之所遊處

有珠玉七寶之牀

置燕臺

懸秦市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

以延天下之士

故謂之黃金臺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著呂氏春秋

乃懸千金於咸陽

市門有能增減

一字者與之

鑄范蠡

疑陳平

范蠡去越越王勾

踐思之乃以良金

鑄其形

史記陳平嘗負戴渡河舟人疑平腰下

有金陰欲害之

平乃脫衣而渡遂能免於難也

妻

讓母責

列女傳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聞君子

不以利汚行

羊子慚而棄之

韓詩外傳曰

田子持金百鎰奉其母

母曰不

義之物不入於館

子慙而出

披沙

擲地

揀金往

見寶

晉書孫綽字興公作天

為穴

捐山

郭況之家號

台賦擲地可作金石聲

同土

如栗

南史齊高祖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後漢

張奐為安定屬國人遺金以

六齊

百鎰

金有六齊蘇季子

酒酬曰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抵掌而談李允賜黃金百鎰虞

訪主

送縣

後漢王向字文

德豫章人嘗行於路得遺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重字仲翁嘗濟人死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以報重恩重

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

塞淫

買笑

新語曰舜藏金於蘄巖之山以

塞淫邪之路

難得能守

難得之貨老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鼓

鑄

鎔範

成器

端木辭

桑婦却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國之法贖人臣

妾於諸侯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受金即為不廉則何以相贖自今以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秋胡事詳前二

衆口鑠

珍物化

上詳前二

昆田珍物

鑄鼎象物

揭璽

入府

傳夏方有德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注九州之牧周禮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

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其量數揭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

是吾寶也

不汝

容焉

備六府而惟修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惟修也

配五行而攸

叙增虹化

螢飛

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於天乃

有赤虹見虹化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

梁書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淺黃 深赤

此等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黃

塊金銷折多顯塊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見作金石其色褐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

黃

如石 有華

扶南傳曰毘騫國金如此間之石路

曰金有華出珠崖為金華米者也

投海 在爐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

字世雄始嘗與師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管子曰堯治天下也猶金之在爐惟冶者之所鑄

烏嗽 鷺生

拾遺記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

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嶺表錄異廣州洽崖縣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養鵝鴨常於屎中見麩金片遂多養收屎淘之日得一兩或半兩因至富

化

土

切玉

蜀王本紀曰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以禮物

當得蜀矣

王隱晉書曰咸寧三年起居注載

贈恭

燉煌郡上金洞中生金百淘不消可以切玉

鑄郝

山堂肆考唐隱太子以書招尉遲恭贈金器皿

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孔帖唐郝玼為將有功封

寶定郡王贊普常畏之乃等玼身鑄黃金象令於國門

得生玼者以金玼賞之朝廷

菱角

椒花

天中記齊晏子娶吳

恐失名將徙玼為慶州刺史

王女築城於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故其地曰晏子城

鄉名晏子鄉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金出兩蕃高麗等

處沙中南蕃瓜子金麤皮金皆生金也雲南葉子金西

蕃回回錢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赤足色者面有椒花鳳尾及紫霞如和銀者性柔石試色青火燒不黑和

氣子者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黑色古云
金怕石銀怕火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色為足
也金 辛銳 陽邁 宣室志寶歷中京兆韋思元求鍊金

家惡之思元嘗與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與居士
突至溺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至庭不見眾甚異之

因視其溺乃紫金液奇光燦然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
也辛西方金而銳字從允從金允亦西方之正位也

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
席藉之其色光麗國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即中國所

云紫磨者 作礪 生碑 尚書詳前一 魏志曰繁昌
因以為名 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

羣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 蕨化 棗
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

飛 清異錄王鯨憐賣蕨媪黃衣破結有飢色憫之以千
文買蕨謝而去及歸蒸於烏豆甑盡成黃金 天中

記梁簡文論云見夜如

為牛

如男

玄中記金之精

棗核飛散者金精也

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而赤城照耀似天澗壑中亦有生金形如蟲牙細者似蒼蠅大者

若蜂蟬夜行

赤嘖黃衣

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賣宅

光如熒火

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嘖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問細腰曰高冠者誰荅曰金

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述異記曰南康雩

都縣有夢口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

穴飛鳴見人輒入石中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見雞出戲一長人彈之雞見即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閉穴猶有門隙不復容人又有

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徧身黃衣擔

兩籠黃紙求寄載船至崖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

直入石中船主始知神異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織

帳飾衣

魏畧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元史特烈詳前二

鑄蛇

為龍

張璠

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於襄陽起兵蕭頴胄以荊州應焉時長

齊書曰梁武帝沙寺僧鑄黃金

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頴胄因取此龍以為軍實

百造

一芋

梁書

曰武陵王紀鎮蜀黃金一斤為一餅百餅為造至百造每戰則懸金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又曰甄法崇之孫

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芋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芋還於芋束中有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

寺

夜明

人雨

嶺表錄異曰五嶺內皆產金澄洲最良余頃年使於上國親友附澄洲金

二十兩與宮灼權臣余訝其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於常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古詩曰安得

天雨金使金賤如土

柿子

麻豆

天中記襄趙之間多得麟趾裏蹠金麟趾中空四旁有文

刻工巧裏蹠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
金合璧陳藏器云常見人取金掘地深丈餘至紛子

石石皆一頭黑焦下有金大者如指小猶蔴豆色
如桑黃咬時極軟即是真金夫匠多竊而吞之

透

鎌變釜宋陸游避暑漫抄曰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又曰

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馬得鈴進馬續文獻通考遼太祖神冊元年將稱尊號改元

掘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聖宗事詳前二猫銜豕出又曰姑蘇齊門外陸

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與閭門徽鋪客年餘小民過其地人叢中猫躍入其懷鋪中

人奪之去悲鳴不已至夜小民臥舟中聞蓬間有聲視之猫也口銜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小民得之大喜人

謂之曰義猫又曰萬歷初潞野闢王序三家養一猪有年一日銜其主衣袞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

瘞金千兩家遂大饒
遠近稱其家為猪金

山有薤

水多麩

酉陽雜俎山
上有薤下生

金合璧麗
水多金楚

載一舸

埋九里

孔帖馮子猷以豪俠
聞貞觀中入覲載金

一舸自隨 記事珠雲陽段氏值豐年盡取所有
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廢無用金

寶

嬰陳廡

張載閉門

史記曰吳楚反孝景以寶嬰為大
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

吏過輒令材取為用無入家者
張載為廣陵守舉孝子吳奉為孝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
庶奉賞金為禮載閉

門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
逝載追不及賁金至廣陵還奉

錢戩與人

之翰不

疑

續文獻通考曰宋錢戩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
父逋我金數百萬戩與之不吝夜有盜入呼與一鋌

白金使速去終不語人後其子至顯官人以為陰德之
報又曰徐之翰鄞人鄉人嘗貸黃金後携以償時在

汴舟因紿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後其人自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償之徐即以所償助其喪葬

金四

原不寶

禮儒行
詳寶一

不藏

王者不
藏金玉

三品之貢

禹貢揚州
厥貢惟金

三品 雙南金

詩大路南金謂荆揚
所貢淮南有雙南金

增蘇家金

郡國志
曰蘇秦

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
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顯業為之造寺

原捐

山之寶

增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
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

金平今人往

金杖

搜神記曰漢文徵行懷金過
魯少年少年拄金杖出應門

印

子金

續博物志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子篆
文曰主字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

原

麗水之珍

韓子詳一

增金闕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圍五

十丈也

金犀

又曰西方白官之外有金山上有人長五丈餘名曰金犀守之

神光照

社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

七代通顯

寶山黃金

天中記王元榮西國行傳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

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之中

原百鍊之精

言百鍊之百耗

增探懷中金

唐書曰韋執誼為翰林學士受球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

乃探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大慙

不納金帛

又曰路隨為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謝之曰吾以公事接

私賄耶終
無所納

金五

原詩晉棗據詩曰金玉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爐
炭幽居永潛藏 增唐李嶠詠金詩曰南楚標前貢西
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聲今日披沙淨含風
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白行簡賦得金在
鎔詩曰巨橐方鎔物洪爐欲範金紫光看漸發赤氣望
逾深燄熱晴雲變烟浮晝景陰堅剛由我性鼓鑄任君

心踴躍徒標異沈潛自可欽何當得成器待叩知音

宋歐陽修詩曰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黃庭堅詩曰煩公揮索金 元元好問黃金行曰一

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
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增賦唐人金賦曰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掇工取之程
鎔鑄陶鈞之術雕鐫磨礪之形非一塗而共貫實萬象
而殊名用之為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為劍天下之至精

用之為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為鏡天下之至明亦有金
河金瀨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埒渤澥水之仙宮
西北荒之神闕魚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具美
於明圖豈能窮於縷說 韋岫金賦曰其難得也忝累

不棄分銖是爭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籛國用築臺之
禮賦揚擲地之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是以
王者之時令修彝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
堂之誠命相興作礪之語則金為世出雨示天與 周

渭金精百鍊賦曰金火惟序載離寒暑光融融而皖皖
疑雷擊以星流聲有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
而終於百煉既存而鍛乃舉於是礪以越砥淬於江流
燦龜文之夏絕射龍藻於清浮將四海而是震豈千金
而可求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
乎麗水之湄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羣蚌
貫珠彩之纍纍出輕連而沉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炁生
姿泊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

從革是寶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其隱也則雜昏昏
淪浩浩晦英精兮自寶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
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欲蓋而彰故烱爾而
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
分粲若星繁似浮雲之初卷 李程金受礪賦曰利器
久翳銛鋒不全參差冰缺掩冉苔聯價減千金之直文
滅七星之躔非夫堅石之鍛乃礪乃巧匠之藏焉修焉
又安得而昭宣

原贊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
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二

珍寶部二

銀錢

銅

銀一

原許慎說文曰銀白金也 增周禮夏官曰正南曰荆

州其利丹銀 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增又曰鍾山之寶有銀燭

謂有精光如燭也

孝經援神契

曰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 山海經曰扭陽之山

其陽多白銀

郭璞曰即銀也

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

銀之精者

原

史記封禪書曰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漢書曰益州醴

町山出銀賁古亦出銀

又曰無雷國出銀

又曰黃

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

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

朱提縣名屬犍為

魏志曰滅國

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為飾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

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白登

山亦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

宣武帝詔並置銀宮每令採鑄

增唐書

曰貞觀中御史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諸山銀坑上謂
曰昔堯抵璧於山捐珠於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
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
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管子曰上有鉛者下有
銀原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地仙東方
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
百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南越志曰遂
成縣任山有銀穴銀沙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

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山有蔥下有銀光隱
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 又曰白銀見為雄雞
廣州記曰廣州市司用銀米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
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 增桂陽記曰臨賀
山有黑銀 王韶之始興記曰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宋
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若星居人
聚觀皆是銀礫鑄得銀也 續文獻通考曰大定中定
襄部中有銀冶衆議官權為便節度使張大節曰山澤

之利當與民共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從之

又曰元武宗至大時尚書省臣言別都魯思謂雲南朝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詔立提舉司以別都魯思為達魯花赤 又曰明萬厯中雲南土司貢金壺銀盤

銀二

增吳越春秋曰禹登委宛山得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

銀原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

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
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
以殯殮餘金以坑之素書著生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
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
而去增吳志曰孫皓時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上
刻有年月於是改年為天策又曰婁圭為劉表所圍
圭飲食健兒數百人賜銀一斤使擊表原後魏書

曰後魏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增南
史曰梁陶季直早慧祖甚愛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
令諸孫各取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
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祖益竒之彙苑南唐耿
先生明道術保大中召入宮自稱耿先生以雪作錠投
火中即化為銀東軒雜錄云張文定公齊賢為南漕
時家宴奴竊銀器數件公熟視不問後居相位廝役輩
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請公曰爾憶江南竊

吾銀器乎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爾亦不知也 合

璧曰宋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嘗與一術者游病篤告文正曰吾得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之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山堂肆考曰宋蘇軾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牀下土見一大甕白銀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宇後數年舉進士令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數留為後驗十年東坡辭官

歸家與僧較其數則與所得俸祿相同也 續文獻通

考曰宋劉留臺未第時於旅舍獲白金一袋共八十斤
盡以還其主蕭然歸家鄉里共鄙之曰得金不能取將
復來干人也未幾登第子孫相繼貴顯 又曰王文亮

奉化人嘗渡浙江得白金百斤留守三日竟歸其主後
以壽終王荆公誌其墓 又曰金世宗大定五年聽人
射買寶山縣銀冶 又曰元蓋屋人董龍家貧與里人
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分胙久之不平逐

出龍龍造泥飯以祭泣於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地穴掘之得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廬曰義夫 山堂肆考曰元世祖時安圖為丞相歸鄉里見一大蛇走入穴中令人掘之得一窖白銀安曰此天與我必與諸人乃召鄉里孤貧老弱者盡散其銀以賑之人沾其惠咸稱天公宰相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完天台人舉鄉薦任涇縣教諭嘗與同僚及諸生分膳夫銀內一生多取一錢而去既而少者來

告完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在某人皆知之先生本不多某安敢受完曰吾實偶多汝若不受盍棄諸水乎遂棄諸涇

銀三

原洗礦

鑄礫

酈道元水經注曰潺湲水山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也下始興記

詳前

構宮

為闕

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

珠玉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也皆以黃金白銀為宮闕

鏤盤

飾鼎

魏收後魏

書曰大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鏤以白銀鈿以玫瑰

阮謏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

以黃金錯
以白銀

榜闕門

雕層閣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
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

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碧鏤題
曰天地長男之宮釋智猛游外國傳曰龜茲國高樓

層閣金
銀雕飾

增孟

椀

元史賈文備傳曰文備屯三汉口
備宋兵宋以雲梯三十餘架攻文

備率兵鏖戰却之憲宗賜以弓矢銀孟又伯家奴傳
曰已延以其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以銀椀一賜之

素霧

白衣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上多素霧
宋徐鉉稽神錄陳尚書言昔在鄉里好

為詩俚人謂之陳舍人比樂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常有
二道者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

容牀上鎗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
見白衣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移牀

建

寺

又曰壽州大將趙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居之
獨據中堂夜有物推牀曰我等在此已久為君所壓

甚不快君可速去乃相與移其牀於庭下璘亦安寢明日於堂上置牀處掘得銀一窖宅遂安蘇軾事詳前

二 婦成 女化

玉堂閒話宜春郡民章一家以孝義聞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有

一美婦詣門求宿諸婦欣然待之夜深而罷有一子弟心悅之囑其乳母別止一室夜深潛就之其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視之乃一銀人重可千百斤一家驚喜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然之乃真白金彙苑詳注曰說寶云唐撫州金谿葛祐二女性至孝敬祐為金谿監銀場吏時鑛盡熬鍊不成歲額盡虧祐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二女痛父之拷相與嚙齒發誓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眾皆驚異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為白銀矣有司遂釋其父且聞於朝詔旌異官為立祠嚙齒之處有池曰軟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遇水旱疫病必往禱焉甚靈感

斫柱

賜盆

稽神錄云饒州鄧公場采銀之

所山底天祐募銀夫十餘人鑿地道入數步空闕明朗
有穴如天窗柱石皆白銀也采者持斧入將斫之俄而
山摧盡壓死自是無敢下者宋蓼花洲聞錄兵部杜
尚書杜業妻張氏妬悍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
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
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
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驚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
縱之必敗其患將誤於任使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
盆綵段
賞之
交牀
坐椅
從諸王裕魯往征之力戰有功
納延平帝賞以腰帶及銀交牀等物又阿克塔齊傳征
伯實巴里與敵兵累戰累捷樞密臣以其功聞以銀坐
椅賜之

銀四

增詩唐李嶠詠銀詩曰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壺
初下箭桐井共安牀色帶長河色光浮滿月光靈山有
珍甕仙闕薦君王

原銘後魏太武帝作黃金盤鏤以白銀銘曰九州致貢
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奇珍鍛以紫金鏤以燭銀

銅一

增爾雅云白銅謂之鍍赤銅謂之鉼原尚書曰淮海

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增山海經曰昆吾之山

其上亦多銅 原越絕書曰鄞山破而出錫若耶涸而

出銅歐冶因為純鉤之劍 增史記曰龍門碣石多銅

鐵 原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

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曝

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

事之宜也

竹長十丈高一丈唯竹
篾軟而堅宜為之也

又曰吳有鄞郡銅

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故土賦無而國用

饒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增通鑑曰以

銅為鑑可正衣冠矣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

掘地得古銅罇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 唐書食

貨志劉秘曰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

無所用盜鑄者少 淮南子曰銅英青 士緯曰銅出

於石為鈴則小鑄鐘則大 玄中記曰銅之精為童奴

荊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巖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

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傳變綠魚為之死 宋蘇軾

物類相感志曰葶藶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朝野

雜記宋朝銅坑冶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
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續
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中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
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
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
內採煉從之明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太醫院署有古
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碧瑩然射目相傳海
潮中出者

銅二

原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為兵使鑄三鐘 增史記曰張孟談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宮室之堂皆以鍊銅為柱 原又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

金人各重千斤

漢書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

死文帝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

詳錢

增又曰武帝

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

刻果齊桓公器 原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鉤盾
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
龍玄武門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堂及雲臺殿
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
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增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
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又曰崔烈入錢
五百萬為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公於外議何如鈞對曰論者嫌其銅臭 原魏畧曰明

帝徙長安諸鍾簏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
留於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模
居關中鑄壞銅人鍾簏為金器以易穀 林邑記曰林
邑王范文鑄銅屋 增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二
於襄國列之永鄴門 唐書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
鑄玄宗擬其形容首冠環釳足承菡萏與尊佛之像間
列於殿堂號為貞容 孔帖高麗地產銅周世宗時遣
尚書市銅高麗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定襄

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節度使張大節廉得其實
抵吏罪民斲石頌之

銅三

原鑄鼎

探鉤

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下 三輔
決錄記張氏先為京都功曹晨時早起

忽有鳩從內飛下投入張氏懷中探之得一銅鉤官至
數郡太守後失鉤官亦絕矣案幽明錄銅作金詳金探

鳩

鑿井得

即山鑄

龐儉鑿井得銅
下吳王濞事

錢號鄧通

臭嫌崔烈

漢文帝賜鄧通銅山鑄錢布
天下世號鄧通錢 下詳二

增鴨盆

龍

形

彙苑詳注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
初不以為異後有農墾田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

於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也
史記秦使徐福入海還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

秦王之神薄得觀而不得取從臣往蓬萊山
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水綠

草黃

上詳前一地鏡圖曰

石點

風磨

潛確類書
銅亦有青

白黃赤紫五色青白者為上赤銅以盧干石點之則為
黃銅矣一云銅止有赤色一種他色皆其變也又曰

鑄銅黃銅似金者明皇極殿頂名是

鑿山

鏡德

合璧

風磨銅更貴於金一云即鑄銅也

曰韓洄上言今商州紅崖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
取銅即治舊監孔帖曰唐馬總遷安南都護建二銅

柱於故處鏡著唐
德以明伏波之裔

無雷出

高麗貢

漢書曰無雷國
出銅下詳二

不可作弩

陶以為金

淮南子曰銅不可以為弩
神異經曰入金山下四丈得

丹陽銅張華曰此銅與金相
似典銜曰陶丹銅以為金

銅四

原萬物為銅

賈誼鵬鳥賦

增壯銅牝銅

金簡記云取壯銅以為雄劍取牝銅

以為雌劍

采銅

唐書食貨志元和天下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宣宗歲銅六十五萬六千斤

銅末和酒

朝野僉載定州人崔務隆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及務亡後十餘年

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束之

銅五

增詩宋歐陽修詩曰素絲悲青銅

原贊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
火災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冢

原表梁沈約為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
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園法漢世幾措
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
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錢一

原周禮地官曰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鄭玄注曰泉或作錢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以振

救人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母重也重大倍故為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為子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

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寶藏不為幣也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銖錢

應劭曰秦作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則八銖也漢以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榆英錢是也人患其太輕復行八

銖錢五銖者應劭所謂英錢

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四銖

錢文亦曰半兩

武帝建元中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時

郡國鑄錢多輕京師鑄官赤仄禁郡國無得鑄專令上
林三官鑄而天下非官錢不得行王莽居攝變漢制造
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
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
並行莽即真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
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
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

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
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魏志曰黃
初三年以穀貴罷五銖錢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
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宋書曰元嘉七年六一錢署鑄
四銖錢裴子野宋畧曰泰始中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
大壞矣一貫長三寸謂之鵞眼錢減此者謂綖環錢貫
之以縷入水不沈市井不復料數十萬不盈一掬斗米
一萬他物稱之至是禁鵞眼綖環餘別通用也

初學記

增梁有女錢稚錢對文錢豐貨錢

俗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即生男也

破

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
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中乃詔用足陌
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魏初鑄太和
錢孝莊時更鑄永安錢北齊文宣受東魏禪改鑄常平
五銖製造甚精後周建德中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
大成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隋開皇初更鑄新
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唐武德初鑄開通元寶乾封初

改鑄乾封泉寶已而舊錢多費復行開通元寶錢肅宗
初以國用不足乃鑄乾元重寶五代相承皆用唐錢宋
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
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
以年號元寶為文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
士議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
厯以後復冠以年號遼景宗始鑄乾亨新錢聖宗兼鑄
太平錢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太康太安壽隆天

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金初用遼宋舊錢海陵時始鑄正隆錢字文峻整世宗時鑄錢文曰大定通寶章宗鑄泰和重寶錢宣宗鑄貞祐通寶錢元光初行興定寶錢元得天下行楮幣不用錢武宗時初行錢法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一十文已而皆廢不行明洪武初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成祖錢曰永樂通寶宣宗曰宣德通寶錢孝宗曰弘治通寶錢世宗曰嘉靖通

寶錢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

穆宗錢曰隆慶通寶神宗錢曰萬曆通寶

並見正續文獻通考

易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日夜望之 周禮注曰

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行無不徧也 原

史記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

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 漢書

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

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東觀漢記曰馬援

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天下賴其便 增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得古

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

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勅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

錢文式昭元貺得一者佇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

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

韓子曰或令孺子懷錢挈一甕往沽而狗齧之酒所

以酸 韓詩曰旣阻我德費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

何時當售 揚子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貨貨主問錢

何在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草木子云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

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

裏托克托為相立寶錢提舉司鑄至正錢尋亦罷鑄 原

地鏡圖曰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雲 增郭氏婚禮謁贊

文曰金錢為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唐牛

僧孺策曰自晉以東厥錢用青金自河以北厥錢用黑

金是殊異之禁不及矣 宋夷堅志云撲滿者以竹為

竅為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 蘇軾物類

相感志曰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 續文獻通

考曰遼道宗大安中禁錢出境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

諭宰臣云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

皆在僻處積貯不散與無等耳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

支用不繼不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

多亦不過散在民耳 又元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

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明長安客話曰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蜨錢二

原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漢書

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

立九府圜法

圜即錢也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

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
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
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
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
蕭何獨以五或三百或五百及封鄼侯乃益封二千戶以獨贏
奉錢二也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
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
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

吏乃給為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者矣又曰上使善相者相

鄧通曰當貧饑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

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

詳寵幸篇

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漢書曰武帝時公

卿請令鑄官錢赤仄

如淳注曰以赤銅為其郭

一當五官用非赤仄

不得行

俗所謂紫紺錢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都內主藏官

東觀漢記光祿勲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

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

身棄捐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增又曰趙勤字益卿

劉賜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租適到時勤在
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
取終不肯拜 原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闕敞為郡五官
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
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
十萬寄掾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
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

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 增蜀志曰劉類為弘

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原郭子

曰王衍字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
欲試之夜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閱之
命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移地近北邙於時

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埕編錢布地竟埕時號
金埕 增宋書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
復遣追取言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前志

一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
衷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劉凝之
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
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
問價雅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
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不
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

祿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
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後魏書

曰王昕為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
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 唐

書曰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
工字合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
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日文德
皇后搃一甲文故錢上有掐文

又曰乾元中李輔

國奏內飛龍殿鑄鐘投乾元新錢二文於鑪而祈曰如
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
鏹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鐘成一如所祈 又曰李希烈
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
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召百寮徧
視之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薺始在雍州因春景
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
之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卧見二雀相關畢各銜一錢

落於錢帽後所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 侯鯖錄曰從來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 宋蔡絛鐵圍山叢譚曰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之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俞文豹清夜錄曰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橋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錢背有

閩字或福字 又曰鄧珙湘陰人為豐城主簿夜聞庫

丁聚哭問之曰失官錢三百貫恐獲罪珙盡以錢代為
還官其人感惠以二女獻不納時論高之 又曰歙人

查道淳化中赴舉不能行親族哀三萬錢遺之道出滑
臺過父友呂翁家翁死貧無以葬母兄將鬻女道傾囊
錢與之為其女擇壻捐財資送 又曰遼聖宗統和十

四年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元史王都中傳武

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為通才除江淮錢貨監凡

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 續文獻通考
曰明太祖洪武八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豎
立瓦上各貫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庫錢也 稗史彙
編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
恪公鏊有詩紀事云蒼天似閔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
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錢三

原鮫文

鵞眼

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
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合握鮫文之大

錢三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 下詳前一

贖罪 買官

漢書曰 隆慮公

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一死罪武帝許之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

萬以買司徒烈拜之日天子臨軒顧謂左右曰恨不小靳可至千萬

青蚨 白撰

干寶搜神

記曰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子以子塗母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漢書曰武帝更錢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

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

選一 投三 嶠

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賁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每人選一大錢受之 趙岐三輔決錄

曰安陵清者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而去

白金

赤仄

上詳白撰注下詳前一

體乾

效地

秦母氏錢神論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適婦天性剛堅須火終始體

圓應乾孔方效地

王隱晉書曰惠帝時

數甕

一

魯褒錢神論曰錢之為體東有乾坤之象

囊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岍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注云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

於石頂戲見數甕錢共取半甕還

趙壹詩曰伊

三

憂北堂上抗葬倚門前文史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官鑄

九府法

並詳前一

泉布

貫朽

言寶貨之行如泉之布故名之下

史記詳前一

有癖

無名

晉和嶠貪財人謂之有錢癖下詳前二

夢磨

業鑄

魏文帝問周宣曰夢磨錢文令減乃更明何也宣曰陛下家事應之時陳思王云云史記趙國以

冶鑄為業王數訟錢

血塗

詳初學記

肉好

買金埒

賜銅山

上詳前二下詳銅

飲馬投

鑿井得

郝廉飲馬投錢下詳銅

竿絳

磨質

漢武初竿絳錢取鉛屑也

範金

置鐵

禮公孫述置鐵錢

採山

沉水

採山鑄錢經環錢入水不沉

杖頭挂

河間數

阮宣

子百錢挂杖頭漢謠河間姹女工數錢

散金

藏鏹

鼓鑄

鎔範

範

而合度

流行

銷漏

文選云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輕重相權

大小兼利

漢以秦錢重更令鑄榆莢錢有子母相權而行小大利之子母者錢之輕重也民患輕為

重是母權子患重作輕亦不廢重是子權母也

道元作論

夷甫不言

魯褒字道

元作錢神論見後下詳前二

罷以便農

鑄而斂貨

貢禹請罷鑄錢官以便農

除其租銖之律注云依田畝欲其除市井銖兩之租削其律也使百姓歸農復古之道蜀劉備收成都士衆

皆畧盡府庫財寶軍用不足備憂之劉巴子初曰鑄直百錢平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充足

豐

國省刑

多姦爭利

晉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巧偽之人湮穀以要利薄

絹以充資故用錢非惟豐國亦以省刑耳後漢張材議以為宜令天下悉以布為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尚書朱暉議布錢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則與下爭利

榆莢五銖既將私鑄

竹刑三尺難追國章

圓而函方立泉貨之法

毋以

權子制輕重之宜

增龍螭

雀銜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洛陽村

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緡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砍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砍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甕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

父還

子敵

梁

甕錢為龍形號王清本

下詳前二

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明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

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至景休景休悅乃悉為還之宋書曰戴法興父碩子家

貧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

載三千

買水

繫枝

梁書曰何遠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

萬錢

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連水還之郗原別傳曰原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

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由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

西

邸東園

桓範世論漢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山堂肆考東漢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

王老清童

南部新書王元寶富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唐人小說岑文

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帔荅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上清五銖服也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牆下忽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惟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清童子者乃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

土為

錫鑄

後唐書曰劉仁恭在幽州以瑾土為錢令

古錢岑遂亡矣

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為無窮之計 唐書曰元和
中王錡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廢錫錢

質史

載名

南史梁謝舉兄子儁素貴嘗一朝無食
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荅曰寧餓死豈

可以此充食乎 揚子法言蜀富賈
人賣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

繫鞵

貫竹

朝野

僉載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職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
百錢於鞵帶上愔問其故荅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

默而不言 下
明太祖詳前二

黃榜

紫標

梁書武帝弟蕭宏錢百
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

一庫挂一紫標如此三千餘間武帝見之
計錢三億餘萬帝少子綬作錢愚論譏之

用銀

變

土鑄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初
鑄斑駁不可用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

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世傳其錢料
微用銀云 異苑曰桂陽臨武徐孫太元中江行見岸

有錢溢出卽輦著船
中須吏悉變成土

觸籬貼壁

幽明錄曰海陵民王尋先居家單貧

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園誤落餘處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明李日

華蓬窗夜話曰靴村主人其先窖藏穀十餘屋傳其子一日發之悉化為錢又復禁閉迨其孫錢栩栩飛出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為字令儒者辨之一一都是好文鄉里闕稱靴村家有文章就視窮詰皆錢穀轉轉幻化異

蝶飛牛吼

上詳一

孔帖五代表正辭積錢

積以襍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必止

月形

花徑

又曰驃國以金

銀為錢形如半月

開元天寶遺事王

整甕

凍爐

徐鉉稽神錄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采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

甕少欹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楮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

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甕欹以五百雇爾正之耳蘇軾物類相感志曰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名爐凍

萬選

三爐

孔帖員半千稱張鷟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唐書武德中置

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今上齊王元吉賜三爐右僕射裴寂一爐

草書

潤筆

宋太宗詳

前二北史隋鄭譯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曰筆乾答曰出為

方岳杖策言歸何

用陽

塞屋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嘗以錢幣問太保劉

以潤筆上大笑

秉忠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事文類聚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喜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

破屋
子矣

童子裏

仙公呼

荊州記曰義熙中有童子羣浴南陽涪水忽涯邊有錢出

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衫衣裏縛各有所得葛仙翁別傳曰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

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

大郭厚輪

鱗差螭縮

平太

御覽曹武為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十萬皆

厚輪大郭

山堂肆考孫權文曰有和長興者巨萬藏

家貫朽仄磨鱗差螭縮陳陳

視如瓦石

散諸親友

腥澀死而有知是謂錢鬼

宋書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

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南史蕭惠明子珍素

梁天監中位丹陽丞初拜日帝

滿手授成

徧身摸

賜錢八萬珍素一朝散之親友

出大中遺事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至禁中能以

桐竹葉滿手授之悉成錢沈玠續仙傳唐馬湘字

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
能偏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尉遲給帖

長孺與民

逸史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抵官庫因
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見金甲人持

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
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乃前
拜之公問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苦公怒曰打鐵
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必他日富貴若能哀憫
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
日署名書生攜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至庫
復見金甲人令繫於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
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
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
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遣之元史胡長孺傳至大初為
寧海主簿天德丁未浙東大侵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
賑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

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與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微爾雖怒不敢問

散斂有術

輕重相權

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貞祐中監察御

史田迴秀言錢幣欲流通必散斂有術輕重相權而後可

輕重良由於出令

斂

散實在於得時

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

文帝

四銖賈生深博換之歎

錢四

增雨錢

任昉述異記周成王時咸陽雨錢終日不絕漢世潁川民家雨金五銖錢又熊哀性孝家貧遭

親喪天雨錢於其家

原羸二

蕭何事詳前二

吳鄧錢

漢文時榆莢錢輕乃更鑄四銖

令民縱自鑄故吳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財過王者吳鄧錢乃布天下

顧金錢史記

生數招權顧金錢注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也

放鑄

孝文除盜鑄錢令使人放鑄之

督鑄

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第五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市無阿枉

雜

賈誼曰銅

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

小

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

錢

法

漢書曰錢法不立

龜貝

漢時人上書言古今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以此貧宜改幣上問

師丹丹曰可改章下有司皆云卒難易丹老耄遂策免之

紫紺錢

王莽造契刀錯刀赤仄所謂紫

紺

龍文馬文龜文

漢武帝有司言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銖錢益

輕薄而物貴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銀錫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

白撰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後更用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磨馬排人排水排韓暨字公至為監冶謁者而取鎔舊時治作馬排一熟石用

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暨乃因增厭勝藕心潛確類長流為水排計其利三倍於前書漢有

厭勝錢十三種又有藕心錢狀如干玉錢拾遺記因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六變也墀國在西

域之北晉武帝時獻玉錢千緡其形原食萬何曾日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四字食萬錢

嫌無下潤屋之資藩身之貨子母之錢陰陽著處

之炭增數多留少南史謝諛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書曰數多

留少更光院錢孔帖唐陸宸自翰林拜相故事自三以為愧省得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

未始有宸送光院錢

光學錢

事文類聚唐劉尤章為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

五十萬以榮近司

光學錢自宰相方

擲金錢唐逸史八月望夜師與上遊月宮還潞州城上俯視

鎮刺史各有差

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上乃擲金錢於城

飛錢唐食

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獲金錢

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

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

飛錢承平舊纂曰進士不第者諸

錢買春知供酒肉之費號買春錢

氏之鎮閩城壘壁皆有錢文有曰此城終歸錢氏諸王

氏惡之因命剗去而錢文愈明又謠言曰風吹揚葉鼓

城下不得錢

以一當十

五代史閩王延義改元永

來戈不罷

鐵葉錢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

授為福建提刑奏免輸鐵葉錢

符葉錢

海

宋有符

百萬自飛

文獻通考宋寧宗慶元二年吳縣金鵞鄉銅錢百萬自飛

得

葉錢

錢則珍藏

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貞祐中平章高琪請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行之濮王守純

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自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為必用之物而自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

金銅芽

元耶律楚材西

信令不行且恐新券又同於舊券也

域河中十詠詩曰難穿無眼錢

無錢可貫

明陸揖兼葭堂雜抄

自注西人金銅芽錢無孔郭

曰成化弘治間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愛劉北人在內閣獨秉大綱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極羣

書為一時學士所宗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
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丘公聞之語人曰
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
可貫獨奈何哉士林傳以為雅謔

錢五

增詩唐李嶠詠錢詩曰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
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門應
入論玉井冀來求 又曰九府五銖世上珍魯褒曾詠
道通神勸君覓得須知足雖解榮人也辱人 宋沈存
中筆談毘陵士人家女子詠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

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

事 孔平仲鑄錢行曰三更趨役抵暮休寒呻暑吟神

鬼愁從來鼓鑄知多少銅沙疊就城南道錢成水運入

京師朝輸暮給苦不支海內如今半為監農持斗粟却

空歸 元吳萊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曰我觀泉志頗

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史靡紀泉府職幣開

其前五銖半兩日以變榆莢鶩眼爭相緣重輕子母信

有制周郭肉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要在百貨得

懋遷農夫紅女寘不易尺布斗粟儲為淵嗟哉後王弊
自此竟使匹庶握利權剪皮鑿鏹偽莫禁執籌障簾慳
稱賢國儲何嘗調度足民食矧是蠶鹽先潛交鬼神欲
著論臭街富貴仍開鄜冶卒銅工各鼓鞫偏爐盜鑄多
煙熒一朝變通別改幣餘盡沈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
收拾寶玩有若編埒然大貝南金持嗇厚元珪博璧同
瑛鮮漢官受一潔簠簋晉士挂百酣栝捲白水真人笑
有識上清童子猜非僊古錢勿用幸久聚古貨難賣空

精甄時能撫摩却穢夢坐與饕濁收饒涎世間萬物裹
可盡牀脚一甕踏欲癲試看營室鑠星處何似揚州騎
鶴年

原書後漢劉陶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
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
杼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
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錕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
令土磈化為南金瓦鹵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

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原啓梁簡文帝謝勅賜鮮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火金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實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萊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

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
裏謹長充放生用濟舍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効彼薄
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劉孝威婚謝

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
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睠言前事良以自羞
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繡幣有資佩服寵
靈隕越非報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
雨已傾席戶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

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脆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窗臨上
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
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陳張正見謝賜錢啓曰豈期疲
疴僻立猥蒙殊賜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園泉
寧棄咒鷄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主門忽光私
室青蚨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
原論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
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

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
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
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
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
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
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
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

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
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
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
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
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
有時形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
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

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玆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

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
不發諺云錢無耳可閤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
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
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
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
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
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惟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弱者
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
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
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
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
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增議唐元稹錢貨議曰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孰矣或
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

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榜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 宋陳耆卿奏言錢猶母也楮猶子也

母子所以相權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滯益甚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洩者日寬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

增疏金溫德亨思敬論錢鈔疏曰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歛則缺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

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於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鑄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

增詔元仁宗罷至大錢鈔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率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

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二

謹案卷三百六十一第八頁前六行流水珠之母
刊本珠訛水據參同契改

卷三百六十二第三十二頁後七行難穿無眼錢
刊本錢訛前據湛然居士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張昱